

渔家的火燂船节

□文 / 冯峰



南海渔家每到夏秋季节——往往是在淡季休渔转入旺季再出海打渔的时候——有一个独特的节日，叫燂船节（燂，是方言字，意为用火烧）。

节日没有固定的时间，一般是选在休渔期间一个风和日丽的“好天”。这天一早，大工（船长）用竹篮挑着简单的祭品（如猪肉，鸡等）到海神庙（或娘娘庙，即妈祖庙）或罟寮（海边放置网具的小屋）烧香禀告之后，便开始当日的工作。

这天的工作只要有两件。有经验的老渔工在海边修船补网，在海水涨潮时用刷子把船底下的寄生物刷洗掉；年轻的渔工则买山草、买菜、杀鸡，准备聚餐。

傍晚，老渔工们在海边点燃买来的山草，用长长的竹篙叉着，在船底燃烧。这叫“燂船”。那作用是把船底下的寄生物烧死，此后船底没有寄生物累赘了，船就能轻松地行驶。年轻的渔工则在旁边用石头临时搭起几个炉灶，煮饭、炒菜。一时间，海边火光通红浓烟滚滚，煞是热闹。

船燂完了，由大工捧着“三牲”（祭品）拜“船头公”。先在船头贴上红纸写的“顺风得利、鱼虾大汛”之类

的吉利纸条。摆好祭品后，大工便口中念念有词祈祷，大意是：“船头向东，顺水顺风；船头向西，白鲳三鲤；船头向南，大包大揽；船头向北，百无禁忌。船驶八面风，面面吃无攻（吃不完的意思）”。祝颂完了，放过炮竹，便依次再拜祭海神庙和罟寮。工作完毕，大家在海边沙滩上围着坐下吃饭喝酒。大工一边喝酒，一边总结上摆海的经验和教训，部署下摆海的准备。这时，大工甚至会仗着酒意批评几句“伙计仔”（船工），酒后说话不算数，伙计仔也不会介意，更不会

因而扫兴。最后是斗酒，斗歌。这时大家会乘着酒兴，渔歌对答，直到深夜才尽兴而归。聚餐要有意“剩下”一些菜肴，各人分点带回去。意为“吃了还有得分”“有余（渔）有剩”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便开始新的航程。

这节日，浅海渔民叫“驶沟”。意思是祈望这一摆海出去，船能幸运地“驶”进“沟”里。在渔家的传说中，大海里有一条沟，那是鱼虾聚集的地方，如果渔船能在这条“沟”里打渔，那么便鱼虾大汛，满载而归。

银裤链、金耳环、木葫芦

□文 / 冯峰

“出海是鬼，回港是人”这是旧社会渔民命运的写照。为了祈求出海平安，他们不惜把仅有的一点钱币变成香烛，焚烧在那些泥塑木雕的偶像面前。因此，每个渔港都有那么几个海神庙龙王庙。小孩子背后长年累月背上几个葫芦，为的是有那么一天掉进海里，就可凭着水面的葫芦把他打捞起来。在闸坡就有一户渔民现在还保留一根木头，并作为神物顶礼膜拜，

因为他的祖宗就是在一次沉船后，靠着这根木头浮水回来的。

过去，闸坡渔民个个都有一条银元串成的贵重腰带，有的串一层还不够，连续串上几层。一层当地叫“一皮”，最多的竟然有“十二皮”。他们经常缠在腰间。

渔妇人人也都有名贵的玉钏和耳环。这当然是一种富有的象征。但那其实隐藏着一本辛酸的渔家血泪史。

他们是在为自己凶吉未卜的明天作好准备。如果真有一天沉船覆载，他们流落异地或者客死他乡，就可凭身上这唯一的一点积蓄，或者权作回乡盘缠，或者希望好心人发现他们的尸体后，取下身上这值钱的东西，变换钱财埋葬他们。他们是生前已备身后事啊！尽管是这样，年年月月漂浮在海边的无主孤魂还是不少。这也就是阳江市大澳港“万人坟”的来历。